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第二輯)

北京大学中文系語言学論从編輯部編

上海教育出版社

語言學論叢

第二輯

北京大学中文系語言学論叢編輯部編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上海

語言學論叢

第二輯

北京大学中文系語言學論叢編輯部編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海永嘉路123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30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销

开本：850×1168 1/82 印张：6 1/4 字数：152,000

1968年5月新知识出版社第1版第1次印刷(1—4,000本)

1969年10月第1版 196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本

统一书号：9150·16

定价：(十一) 0.80 元

目 录

- 关于文字改革的問題 章 懇 (1)
- 關於唐代方言中四聲讀法的一些資料 周祖謨 (11)
- 先秦兩漢時期的動詞補語 祝敏澈 (17)
- 論《鄭箋》語言某些副詞詞尾問題 (波蘭)金思德 (31)
- 《世說新語》中副詞“都”和“了”用法的比較 李行健 (73)
- 《水滸》中的“把”字句、“將”字句和“被”字句 向 熉 (84)
- 論“把”字句 梁東汉 (100)
- 对現代汉语詞的多义現象的觀察 劉鏡美 (120)
- 略談汉语方言研究 袁家驛 (133)
- 論語言學中的心理社会學學派(普通語言學學派介紹之一) 龔慶祥 (145)
- 戰國記容銅器刻辭考釋四篇 朱德熙 (161)
- 关于确定汉语动句主語的标准 宋采娃 (169)

关于文字改革的問題

(1957年12月4日在北京大學中文系第一次語言學專題報告會上的講話)

章 應

同學們，今天我來講一講文字改革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我想分兩部分來講。第一，從我們漢字的演變過程以及文字改革運動來看文字改革；第二，從文字改革的方針步驟來談文字改革。

現在，我們就先來談談第一個問題。首先談談由漢字的演變看文字改革。

各位都是專門研究語言、文學的，對漢字的演變自然知道得很清楚。由漢字演變的过程可以看到，文字是处在不斷的變化、發展之中的。這道理很淺顯：文字是一種表達思想，進行交际的重要工具，文字在人類的實際生活中被運用着，實際生活在不斷地變化着，文字也必然會隨之而有所變化。由漢字本身的情況來看，也正是這樣。它經歷了許多改革；這改革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一、由甲骨文、鐘鼎文、大小篆到隸書。甲骨文、鐘鼎文、大小篆都是所謂古文字，它們基本上是用對稱的弧形线条寫成的。到了秦朝以後出現了隸書，它不再用對稱的弧形來書寫單字，而是用稍有變化的直線來書寫了。這是一個重大的改革。完成這個改革是花了很多力氣的。秦時為了統一文字，官方規定以小篆為正式文字，但當時廣大的人民群眾，主要是他們之中識字的人，特別是衙役們却為了書寫上的便利而使用着隸書。鬥爭的結果，最後人民勝利了，統治者不得不承認隸書，並規定它是正式文字了。這是改革的第一個階段。

二、由隶書变到有了草書、楷書、行書。这些都是汉初到汉末的产物。草書是在隶書的基础上，进一步使書写簡便化。隶書虽然比篆字用对称的弧形笔画来写字要方便多了，但是終須一笔一画地写，而草書則把直的笔画加以簡化，用弧綫把它們連接起来，这样就更方便了。但是草書的格式并不統一，而且也不容易看懂。重要的文献、正式的公文还要一笔一画地去写，不能应用草書，这样就产生了楷書。楷書是在隶書基础上的进一步改革。到了后汉，又出現了介于隶書与草書之間的行書。簡略說來，这就代表了汉字变化的第二个阶段。

三、第三个阶段是簡体字的發展阶段。过去，由于資料不足和缺乏研究，大家总以为簡字是近代才有的事情。現在，在研究了甲骨金石文字以后，我們發現了，很古以前就有了筆画較正字簡單一些的文字。早在秦以前的石刻和甲骨銘器上已經有簡体字出現了。大量的簡体字的資料出現在宋代，現在有一本《宋元俗字譜》專門收集了当时的簡体字資料，可供研究参考。在宋元以来許多木刻版的書籍中也可以找到很多簡体字。那么，这些簡体字究竟是誰創造的呢？据我个人的推測，这大約是那些刻字工人为了書刻的簡便而創造的。后来，在人民革命战争时期，“老解放区”又創造和使用了許多簡体字，簡体字得到了一个新的發展。我們現在通行的不少簡体字就是那个时候“老解放区”所創造的。比如像“幹部”的“幹”写做“干”，“副主席”的“副”和豆腐的“腐”写做“付”，“擁護”写做“拥护”等等。过去尽管大家在使用着簡体字，但是簡体字并沒有被承認為正式的文字，正式的文件和报刊还不能应用它們。然而大家仍然在用着，人民大众在用着，知識分子也在用着。

由上面所談的汉字演变的簡單輪廓就可以看到，汉字本身就在不断地改革。在改革过程中知識分子有过相当大的貢献，但归根到底推动改革的还是人民大众。

其次，我們再由文字改革运动来看一看文字改革問題。

到了距今三百多年以前，外国文字介绍到中国来了。拿它们与汉字比较一下，就看出了很大的不同。无论是英文、法文，都只用了二十六个字母。有了这二十六个字母，无论多么复杂的说话，多么专门、细致的字、词都能表达出来，而且和语言结合得非常密切。它们的传入和与汉字的比较，就使知识分子们看到了一个新的问题；与人民大众比较接近的知识分子们就感到汉字应该经过一番根本的改革，他们提倡把汉字改变成为拼音文字。

1892年盧憲章写成了《切音新字》，仿照拉丁字母制出了一套新的文字来。（关于这方面的材料，文字改革出版社曾出版了一套叢書可供参考）。

1900年王照創制了官話合声字母，（《官話字母》）后来劳乃宣又加以修改完成（《合声簡字》）。他们所創制的字母的特点是以汉字的笔画構成拼音的字母。

1913年产生了注音字母，当时并没有意圖要变汉字为拼音文字，只是要用它来拼写北京音。（字母共四十七个，拼北京音实际上只需四十个）这也代表一种改革的方向。那时虽也有人主張改拼音字母为拼音文字，但由于许多人反对，当时的政府也不同意而没能实现。

1925年一些語言学家創造了“国語羅馬字”。已經有了用它来代替汉字的意圖了。“国語羅馬字”已經可以根据不同的声調拼写出不同的單字来了。

1928年瞿秋白等同志創造了“拉丁化新文字”。走拼音化的道路这一点，在这里就更为明确了。在准备走拼音化道路方面也作了进一步的工作：有了詞的連写，而不只是單独汉字的拼写了。“拉丁化新文字”曾在海参威和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試用过，其他地区也有不少入学过它，像大連的小学中就曾經推行过一个时期。六十多年来曾經有很多人提出过各种拼音方案。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文改会有一个陈列室，欢迎大家去看。

从上述文字改革运动的过程可以看出兩件事情。第一，文字拼音化的要求是存在着的；第二，拼音化有兩個方向，即：以王照为代表的包括“注音字母”在内的以汉字笔画为拼音文字形式的基础的方向和以盧蕙章为代表的包括“国語羅馬字”与“拉丁化新文字”在内的采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为拼音文字形式的方向。

解放以前，拼音化运动是有一定群众基础的。然而反动政府不但不予以支持，反而进行打击，許多从事新文字工作的人被加上“通共产党”的罪名投入监狱。那时候真正支持文字改革运动的只有共产党。在老解放区推行簡体字和拉丁化新文字就是很好的証明。

解放之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剛成立的时候，要不要实行新文字，要不要进行文字改革，当时并沒有确定。到 1951 年，人民政府全面考虑了文字改革問題，并且設立了文字改革委員会。文学改革委員会在 1952 年 3 月正式成立以来，主要做了这样兩种工作：一种是研究和推行簡化汉字；一种是研究并拟定汉语拼音方案。

为什么要拿這兩件工作作主要工作呢？关于第一件工作之所以必須做，是因为汉字拼音化很明显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在沒有澈底改革之前还是要运用汉字的。这样，就有必要把过分复杂的汉字弄得簡單一些。这是領導上指示我們首先要实行簡化汉字的第一个原因。第二，在实际生活中，已經应用了很多簡体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發生了混乱現象。我們时常会感到老一輩的人看年青一輩人写的东西或父兄看子弟的信件已經有些吃力了。这一切都使我們覺得有必要澄清一下这种混乱現象，把已在运用的簡体字加以統一。第三，簡体字大家虽然在用，但是并沒有取得正式文字的地位；当时的報紙、杂志、正式文件还使用着繁体字。为了使簡体字能够取得合法的地位，就要將簡体字加以整理，規定一些通用的簡体字，正式用于文件和报刊。

而第二件工作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要想进一步推行拼音化，实

行拼音文字，就需要作許多准备工作，对許多問題要进行細致地研究。这首先是要搞一套拼音方案来拼写以北京語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話。文改会本来是想以注音字母为基础，做出一套应用汉字笔画的字母来的。那时，我們一共搞出了四个方案。其中有兩個双拼音方案，每个語音單位由一声一韵配合成功，像一个个單独的汉字。另兩個方案是三拼的，象注音字母拼写的方法一样。經過考慮，这两种方案在保存汉字的形式和作为配合汉字注音来用时是好的；一般对汉字有感情的人也容易接受它，說它好，和汉字調和。然而如果由实用的角度上来考虑就有問題了。

(1)“三拼”要用四十个字母，“双拼”要用六十个字母，这么多的字母給实际应用造成很多困难：打字，拍电报，排印都不方便。

(2)最明显的是汉字形式的字母不便于把笔画串連起来写，汉字的由左到右，由上到下的笔势限制了它。如ㄅㄆㄅㄆ(爸爸)連起来写很困难，而且很不好看，但写成拉丁字母，既使更复杂一些的詞像 gongheguo (共和国) 也很便利，因为拉丁字母的構造便于連写。

那么到底是重感情，重表面的形式好呢，还是重实际，重实用好呢？我看还是應該看重后者。

(3)而更重要的是無論采用哪种字母，在科学、技术各方面都不能不用，而且在普遍运用着拉丁字母。这一点到了中学以后就更为明显了，代数、几何、化学……以至于邏輯都要用拉丁字母，它們是不能以注音字母来代替的。那么，为什么不求其簡便，把它們統一起来呢？

(4)采用拉丁字母对學習外文也有一定的便利。而解放后，許多兄弟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朋友願意學習汉語，他們感到汉字非常难学，誠恳地希望我們实行拼音化。为了文化合作、文化交流，为了便于兄弟国家之間互相學習，还是实行拉丁化方案的好。

經過领导同意，我們就着手研究并制定拉丁化方案。由 1952

年到現在經過几年的工作，才初步完成了一个拉丁化方案草案。
(国务院全体会議第六十次會議通過，將在最近發表)

下面，我开始談第二个問題：由文字改革的方針步驟來談談文字改革問題。

文字改革的方針步驟总的一句話就是：逐步推行的方針。

文字改革的第一步就是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和設計拼音方案，用來給漢字注北京音，并作為推廣普通話的正音工具。

为什么漢字需要注音呢？这由漢字的發展過程中可以找到理由。漢字本来是以形表義的，它不能標出聲音來。如：“北京大学”這四個字看不出讀音來。在漢字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形聲字，而且形聲字不斷地增加着；逐漸佔了漢字中的最重要的地位。这就說明了漢字需要標音的要求是客觀事實。但是形聲字並不完善，尤其對於初學漢字的人更沒有什麼用處。像“江”，“丶”是標義的，看了它我們知道這是水一类的事物，它還有一些用處；而“工”（現讀 gong）這個聲旁就和現在“江”的讀音 jiang 很不一样了，決不能依靠它來讀“江”字的字音。唐朝的時候，語言學家們受了梵文的影響，創立了一套反切用的“三十六個字母”（事實上是漢字），更證明了漢字標音的實際需要。1913 年產生的注音字母對幫助我們讀音，作了很大的貢獻。現在的字典都是用注音字母或拉丁字母來注音，以幫助讀者讀音的。

現在的拼音方案草案主要的作用也是用以注音，幫助認識漢字，并作為推廣普通話的正音工具。實行拼音文字而不推廣普通話是不行的，而學習普通話不正音也是不行的。南洋的華僑同胞從來沒有到過北京，也從沒有講過北京話，但他們可以很快地學會普通話，甚至比一個國內方言區的人（如湖南人）學得更快，更好，其原因就是南洋華僑的課本上一般都有北京話的注音。这就說明注音是有效果的。

总之，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就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和研究制定拼音方案，用来给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至于进一步的改革和实行拼音文字问题，还待研究考虑。

下面我想就这个問題發表一点我个人的意見：

首先我們要打通思想。有人誤會了，以為我們一弄出方案來就馬上要实行拼音文字了，这样自己就要变成文盲，从头另学一套了。其实，这种顧慮是不必要的，这只是誤會。我們不会一下子就实行拼音文字的。至于是不是要实行，第一，这还要經過一番討論、研究、試驗。在討論的時候贊成也可以，不贊成、反对也可以，都可以把意見和道理講出來。討論以后，还必須經過研究。因为拼音文字与汉字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体系，以不同的体系来代替另一个体系就必然会發生許多問題，这些問題都要研究。比如：要推行拼音文字，首先就要推广普通话，这就要研究像“正音”“異讀”這許多讀音的問題；要用拼音文字來写文章就要研究詞的連寫問題；（詞的連寫要根据語法和使用的習慣，有一些詞的用法由于習慣就很不規律，这需要研究。）另外还有同音詞的問題。（自然，連寫可以解决很大部分的复音詞的部分同音問題；但現在汉语單音詞还是很多的。像“媽、麻、馬、罵”这四个單音詞就存在着如何标出它們不同的声調的問題。）最后，还要經過實驗的阶段，拼出來的东西要使人能够懂，永远懂，而不是今天懂明天不懂。

第二，要不要实行，党和政府不会用强迫命令的办法的。我們的党永远是走群众路線的党，要不要实行拼音化这要由新生一代，由广大的現在还没有掌握文化的劳动群众来解决、决定。当然知識分子也可以提意見，但是决定还是要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見。

当然，我們也可以在理論上来討論一下要不要实行的問題。

首先，汉字是不是难呢？这是問題的焦点；因为，如果認為汉字不难，自然也就沒有必要改革汉字了。关于这一点大致有兩種意見，它們是由不同的角度着眼得出的結論。一是不难。說這話

的都是已經掌握了漢字，而且运用了很久，很熟練的人。二是難。由小学生學漢字和文盲識字的角度來考慮，由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着眼，顯然學漢字要比學拼音文字難得多也慢得多。舉幾個明顯不過的例子來看吧：我們現在的小學課本第一冊頭一課只有“毛主席”三個字，而蘇聯、朝鮮等施行拼音文字的國家的小學生只要學會了字母和拼音以後進度就要比我們快得多了。我們拿全五分的優等生來比較，我國的小學生要三年級才能寫出很短的文章來，而蘇聯的小學生就不需要這麼多時間。再由扫盲工作來看吧，根據可靠的材料，我們要用400—450個小時才能使文盲學會一千九百個字。我們極力在想找一種辦法，但到現在也沒有找到可靠的方法在250個小時以內教會一千九百個字。這主要是鞏固的問題。像“祁建华速成識字法”在時間上雖然可以達到這個要求，但只能用來突擊，突擊後的遺忘率是很高的。從原來使用方塊字，後來改用拼音文字的實例來看：越南由原用漢字和字喃改用現在的拼音文字後，就可以用100個小時左右掃除文盲。這要比我們快三倍多。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從實際方面着眼，應該承認漢字是難的，拉丁化拼音文字有極大的方便也是客觀事實。

其次是要不要改用拼音文字的問題。過去，有一些人夸大了漢字的缺點，把它說得一點用處、一點貢獻也沒有，這是錯誤的。應該承認漢字是一種非常優美的文字，就其書法來看，由於線條變化多，筆畫複雜，字體豐富，造形優美，是非常美麗的。依我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文字的書法可以和漢字比美。並且，漢字對中國悠久的文化，對日本、朝鮮、越南文化的發展有過極大的貢獻，而且至今還在為我們的社會主義文化服務。在方言分歧的今天，漢字更是人們交际中不能缺少的手段。（如一個山西人和一個福州人談事情，雙方的話是很难互相聽懂的，如果他們識字，就可以筆談。）漢字是美的、是有貢獻的。但問題並不在於承認不承認漢字的优点，而是在于实际运用的便利与否。我們應不應該，要不要花

那么大的代价，叫小学生和广大的文盲学文化花很多时间，只是为了保存汉字的优点而不去改革呢？新疆维吾尔族的小学由于使用拼音文字，他们一再提意见要改成四年制，这就是说要比我们汉族的小学快两年。我们出国的代表团重要的电报要译成外文再拍回国内，否则就要比别人慢一天多。这就是放在我们面前的实际情况。因此，虽然要不要下决心去改革汉字，实行拼音化，要不要花时间、人力、物力的代价而不改汉字的问题几十年来一直在争论着，现在也还可以讨论。但我们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来的。

第三是如何接受文学遗产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知识分子极为重视的问题。实行了拼音文字妨不妨碍接受文学遗产呢？我认为：

一、用汉字写成的一切文学遗产都会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的。

二、这些用汉字写下来的优秀的文学遗产和优美的汉字，也还永远会有人去学习和研究；我们正是要通过这些专家来把古典文学的精华介绍给人民。

三、由人民大众继承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文字改不改对他们都并无影响。因为文字改革以前就只有很少的人能看得懂古典文学著作。试问，现在有多少人能看得懂古代深奥的文学原著呢？在目前中等学校的古典文学教学中，就存在着不翻成白话文初中学生就不能读懂古典文学的问题。其实这问题不只今天才存在，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已经有不少古典作品的白话译本出现，我也曾靠了这些译本来回答老师的提问。

如果把古代的诗、词、小说翻成拼音文字（先译成白话）人民就可以接受了。有人说，翻过的就不如原来的好了，这是很自然的事。但这是专家们的看法，我们不能用专家的标准来要求一般人。像我现在就不能很顺利地读我曾经学过的《庄子》或《离骚》。事实上，看古书没有注释，是不行的。

我们正是需要专家们深入地研究古典文学的本来意思，正确

地翻給人民大众看。繼承文化遺產是必須通過專家們來進行的。文字改革絲毫也不會影響或妨礙文化遺產的接受。

最後一個問題，也是我們最關心的問題，就是我們會不會一下子變成了文盲。我們的黨和政府決不會一朝宣布使用拼音文字以後就不許用漢字了，用漢字要犯法了。我們看看別的實行了文字拼音化的國家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了。蒙古人民共和國現在實行新蒙文（採用俄文字母），但也還有一些知識分子用舊蒙文寫文章、通信。

以後並不會強迫我們學習拼音文字，但我們知識分子應該學習新文字。其實學起來也很方便，懂了字母和拼音方法，我們這些學過漢字、掌握了語法的人學新文字是不會有什么問題的。對於各位來說，掌握拼音文字更不過是幾個鐘頭的事情，而運用起來也並不困難。

將來大概有這樣一個過渡階段，那就是舊漢字、新的拼音文字並行的階段。我們首先向小學生、文盲推行新文字，逐漸愈來愈多地出版拼音文字的報刊、雜誌；而知識分子仍用漢字，在一定時期內仍有用漢字出版的報紙、刊物；經過相當長的時期，等到使用拼音文字的人占了大多數，那時漢字才不再作為通用文字使用。

從文化建設的繁榮，從社會主義建設的多、好、快、省的原則出發，從能夠更好地接受文化遺產，使更廣大的人民群眾能夠享受文化遺產的觀點出發，都是拼音文字對人民更加有利。雖然政府還沒有確定什麼時候實行拼音文字，還需要經過討論、研究、實驗，但我個人認為，實行拼音文字應該是我們的努力方向。這是有利于社會主義建設，有利于人民大眾掌握文化科學的大好事情。一旦廣大的人民群眾掌握了文化科學就能夠推進社會主義建設，使我們更快地沿着共產主義的大道前進。

（記錄：陳振寰、胡瑞昌，整理：陳振寰）

關於唐代方言中四聲讀法的 一些資料

周祖謨

《切韻》一系的韻書都是按照平上去入四聲來編排的。漢字的讀音有平上去入四聲的分別是從很古就有的，四聲的名稱和四聲類別的確定則從宋齊時代開始。從文獻上我們知道宋洛陽人王斌曾著有《五格四聲論》，到梁代吳興沈約又著有《四聲譜》，後來編纂韻書的人就以四聲來分韻了^①。如梁夏侯詠《四聲韻略》、北齊陽休之《韻略》都是如此。到了隋初陸法言編纂《切韻》也就採用了這種辦法。

《切韻》裏在字的聲調的分別上跟晉宋以迄隋初許多韻文的押韻基本上是相合的，足見《切韻》在這一點上是有根據的。但是古四聲究竟是怎樣讀的始終是難以確定的一個問題。

從現代漢語的方言來看，各處方言的調類跟《切韻》一系韻書中四聲的分合有很大的不同。現代的方言平聲都分為兩類，一類是陰平，一類是陽平，陰平都是古清聲母字，陽平都是古濁聲母字。上去兩聲有些方言也隨着聲母的清濁各分為兩類，即陰上、陽上、陰去、陽去。但大多數的方言上聲全濁聲母字都讀為去聲（次濁聲母字不如此）。入聲有些方言保留，有些方言讀為平聲或去聲；保留入聲的又有的跟平聲一樣分為陰入、陽入兩類，有的則不分。因為調類的分合不同，各處方言調類的數目也就不同了。少的有四

① 詳見日本空海《文鏡秘府論》所引劉善經《四聲論》。

個調、五個調，多的有六個調、七個調，更多的有八個調、九個調。例如北方話系統內很多方言只有四個調，南京話有五個調，客家話有六個調，福州話、廈門話有七個調，吳語系統的方言一般都有八個調，廣州話有九個調。古今調類的分合如此不同，要考究古四聲的讀法就更加困難了。

但是從現代方言的調類分別和古四聲的類別比較來看，同屬於古四聲的一類而現代方言分為兩類都與聲母的清濁有關，這是一件很明顯的事實。就平聲來看就很清楚。那麼，古四聲在陸法言的時候是否同一調類之中已經就有了這種區別了呢？我們還沒有材料能夠說明這一點。但因聲母清濁不同而聲調的讀音有異，從唐代的一些文獻裏已經可以看出一些端緒來。

首先我們看到唐代有些方言的上聲全濁聲母字已經不讀上聲而讀去聲。

白居易《琵琶行》：“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曾教善才伏，妝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鈿頭銀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污。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弟走從軍阿姊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這裏面“部”“婦”兩個字都是上聲全濁聲母字，其他的幾個韻脚如“住、妒、數、污、度、故”等都是去聲字，足見在白居易的口裏“部、婦”兩個字已經讀同去聲^①。白居易是下邽人，在今陝西省渭南縣。這首《琵琶行》作於唐憲宗元和十一年（公元816）。

昭宗時李涪《刊誤》中曾經批評《切韻》說：“吳音乖舛，不亦甚乎？上聲爲去，去聲爲上。……恨怨之恨則在去聲，很戾之很則在上聲。又言辯之辯則在上聲，冠弁之弁則在去聲。又舅甥之舅則在上聲，故舊之舊則在去聲。又皓白之皓則在上聲，號令之號則如

① 在《廣韻》裏“部”是厚韻字，“婦”是有韻字，從《琵琶行》的押韻來看，“部、婦”的韻母也有了改變。

去聲。又以恐字恨字俱去聲。今士君子於上聲呼恨，去聲呼恐，得不爲有識之所笑乎？”這裏所舉的“很、辯、舅、皓”等字都是上聲全濁聲母字，“恨、弁、舊、號”等字都是去聲全濁聲母字。李氏又說：“凡中華音切莫過東都，蓋居天下之中，稟氣特正。予嘗以其音證之，必大哂而異焉。”李氏既然不同意《切韻》的分法，可知當時洛陽音上聲全濁與去聲全濁已經讀得一樣。

這些事實可以初步說明聲調的分化從唐代已經開始，而且聲調的分化與聲母的清濁有關係。

至於四聲一類之中而分別爲兩個不同的聲調，我們也看到了一些資料。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內沙門安然的《悉曇藏》卷五中《定異音》條有這樣一段話：

諸翻音中所注平上去入，據檢古今，難可以爲軌模。何者？如陸法言《切韻》序云：古今聲調既自有別，諸家取捨亦復不同。吳楚則時儻輕淺，燕趙則多涉重濁，秦隴則平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若爾風音難定，孰爲楷式？我日本國元傳二音：表則平聲直低，有輕有重，上聲直昂，有輕無重，去聲稍引，無輕無重，入聲徑止，無內無外。平中怒聲與重無別^①，上中重音與去不分。金則聲勢低昂與表不殊，但以上聲之重稍似相合，平聲輕重，始重終輕，呼之爲異。唇舌之間亦有差別。

承和之末，正法師來，初習洛陽，中聽太原，終學長安，聲勢大奇。四聲之中，各有輕重。平有輕重，輕亦輕重，輕之重者，金怒聲也。上有輕重，輕似相合金聲平輕，上輕始平終上呼之，重似金聲上重，不突呼之。去有輕重，重長輕短。入有輕重，重低輕昂。元慶之初，聽法師來，久住長安，委搜進士，亦遊南北，熟知風音。四聲皆有輕重。著力平入輕重同正和上。上聲之輕似正和上上聲之重，上聲之重似正和上平輕之重。平輕之重，金怒聲也，但呼著力爲今別也。去之輕重，似自上重，但以角引爲去聲也。音響之終，妙有輕重，直止爲輕，稍昂爲重。此中著力，亦怒聲也^②。

這一段話裏內容很豐富。雖然有些話我們還不能完全理解，但對

① “怒聲”即指濁聲母。

② 見《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84, 414 頁。